

数字化语境下高校社科学报的传播困境及资源策应

孙永泰, 陈蒙腰

(集美大学 学报编辑部,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数字化语境下高校社科学报作为学术期刊的“重要一极”, 应认真思考自身优势, 探寻“融媒”“智媒”传播新模式。改变传统的学术生产和传播方式, 其中编辑主体的数字化素养成为制约高校社科学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编辑主体对数字化转型认知的偏差, 以及传统编校思维与数字技术应用之间形成的认知壁垒、人机协同编辑能力不足、数据挖掘与智能化学术评价能力不足等问题阻滞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高校社科学报应加强高校监管和引导, 为数字化建设保驾护航; 掌握智能化编辑手段, 创新编辑信息管理模式; 提升学报内容“高附加值”的“二次加工”“二次传播”, 拓展传播渠道发挥学术引领与评价功能; 建构“数字思维”范式, 实现从“技术工具论”到“生态重构论”的认知跃迁; 构建智能化“学术共同体”, 创新“数字素养+”培育模式。

[关键词] 高校社科学报; 数字素养; 学术共同体; 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G 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5) 03-0102-08

数字化是指在人类日常生活中, 不断推进信息与数字技术的覆盖程度, 通过通信和大众媒介等传播手段, 将传统制式信息全面转化为数字形式的过程。数字化时代给出版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迎来了无限的机遇。然而, 高校社科学报在数字化进程上远远滞后于科技期刊, 且发展中面临诸多问题, 如数字化专项经费不足、专门的数字化编辑匮乏、传播范围狭窄、受众群体单一、编辑的数字化素养亟待提升等。当前, 数字传播的实时性、无边界性、互动性、汇聚性(或整合性)等特性为传播全球化过程的深入和传播渠道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新的变局下, 高校社科学报对内、对外传播面临严峻挑战, 要在弄清问题的实质后才能勇敢地迎接这种挑战。当前, 高校社科学报应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聚集”和“学科交叉”优势, 立足“内容为王”的旨归, 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稳定的作者队伍, 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精品佳作”; 同时整合和利用所在高校的数字化、信息化人才资源, 依靠和主动挖掘本校计算

机和网络工程学院、信息与数字传播学院的平台优势。为高校社科学报实现数字化出版提供强有力的、便捷的硬件保障、技术支撑和人才支持, 从而使高校社科学报能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出版的转型升级, 从“单一模块”出版转变为“复合型知识”再生产和深加工及智能化流程“再造”。然而, 数字化并不是对高校社科学报以往的信息化建设的“推倒重来”或“叠床架屋”, 而是在已有运行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基础上进行优化整合, 在优化整合的基础上“技术赋能”, 用新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高校社科学报的传播效能。

一、数字化催生高校社科学报的传播形态多样化

数字化传播手段将“传播”与“信息”2个领域进行整合, 形成新型传播方式和融合平台。特别是在学术期刊领域, 通过网络、卫星和多媒体等数字化工具, 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 对

[收稿日期] 2021-03-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翻译中国’与中国作家兼翻译家外译实践研究(1900—1948)”(23BYY118); 集美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校学报网站建设现状及传播实效研究”(JG21103)

[作者简介] 孙永泰(1979—), 男, 山东巨野人, 副编审, 博士生, 主要从事编辑出版学及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科研工作者产生深远影响。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媒介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进步丰富了受众参与方式,加快了信息反馈速度,促进了媒体定位的“精准化”,从“广播”演变为“窄播”。然而,这些变化并未脱离传统大众传播的“以传者为中心”的单向传播模式^[1]。在高校社科学报从传统“纸质印刷出版”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过程中,高校社科学报的传播形态从“单一纸质印刷版”向“多模态、跨平台”的转变,汇集了官方网络、社交媒体、短视频和人工智能产品等多渠道、多样态的传播形态。“碎片化”和“短视频化”传播新形态打破了原有纸质传播的局限性,形成开放的空间平台,特别是跨媒体之间的交流和运作,形成二者相互扶持、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2]。

学术期刊进行传播的本质,是为受众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和专业引导。然而,由于现有政策约束、数字化观念滞后和编辑人员数字化水平不高等原因致使我国高校社科学报数字化出版相对滞后。数字化停留在表面的高校社科学报还不能完全称之为“优质期刊”。从现状来看,我国高校社科学报与其他类别的学术期刊相比,数字化水平偏低。当前,高校社科学报受众群体定位往往局限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工作者,具有互动和交互功能“富媒体”即时传播的“主动作为”存在明显不足。对于高校社科学报的发展来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和同质化,对于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并不能较好地满足,千篇一律的同类、同质和同种题材的论文使其在学术领域出现“信息鸿沟”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形成“同质化”局面后的“内容萧条”、“小众化”传播后的“内容梗阻”,使得高校社科学报变得“千篇一律”“小散弱旧”,学科特色被遮蔽,刊物的学术风格被掩盖^[3]。

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刊物,明确办刊定位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所在。因此,高校社科学报在高校现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繁荣发展引导下,创新自身数字出版“多模态”,明确技术赋能的方向,促进融媒体与跨媒体合作,扩大传播范围,建构多样化的数字化平台,打破纸质传播的局限性,形成“开放、融合、多样”的“数字出版多维空间”势在必行。(1) 多样化跨平台的传播形态改变了高校社

科学报数字出版的形式、内容和服务机制,具体表现为编辑过程的数字化制作、印刷出版过程的数字化呈现和产品形态的数字化传播。针对不同科研工作者的需求,设计个性化信息服务,在特色栏目、个性化服务和学术内容深加工等方面应逐渐细分深化,注意分层发展的问题。(2) 高校社科学报要适应数字化出版环境变化,“优先出版”拓展传播渠道,“实时互动”丰富传播受众群体,逐步实现变“印在纸上”为“动在网上”,变“内容萧条”为“内容繁荣”,变“静态阅读”为“沉浸式阅读”。(3) 高校社科学报的编辑还应增强学习意识、网络意识、策划意识和法律版权意识,成为数字化出版时代的“行家里手”和“开拓者”。特别是作为办刊主体的编辑人员应通过知识储备革新和自身信息素养培训提升,利用数据库和大数据分析,了解数字化出版的最新动态、趋势,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培育和增强属于自己的“作者圈”和“数字力”。(4) 以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高效的数字化传播来吸引广大科研工作者,建立和形成专属自身品牌的“圈粉”和“引流”,修建属于自己的作者“蓄水池”,使高校社科学报在激烈的数字化竞争中求生存、求创新、求发展,逐步形成自己的“数字品牌”。

二、高校社科学报亟需数字化出版转型的助力

(一) 满足科研工作者多样化阅读的迫切需求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5G 技术的普及,我国国民的阅读形式逐渐由“纸质阅读”转化为电子媒介的“数字化”阅读。我国网民数量以及国民阅读形式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年人使用电子化阅读方式比例达到 80% 以上^[4]。由此可知当前大多数人倾向于使用电子网络、智能手机获取情报和信息,特别是在节奏较快、时间零散化的信息时代,碎片化、跳跃式、跨媒体的阅读形式更受大众青睐。数字化出版中开放获取运动的助力和数据辅助审稿的推动对高校社科学报冲击不小,因此,为了能够实现高校社科学报的跨学科、多领域和多模态的传播和呈现,不失去原有的科研工作者“铁粉”的持续关注,又能

增强作者和读者“黏性”，吸引更多的研究群体和团队自愿主动做“忠粉”，高校社科学报从业人员应根据科研工作者的不同阅读需求和获取学术信息的渠道细分，结合智媒体时代科研工作者浏览个性化、碎片化的信息特征，在多平台传播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深加工”，打造研究者需要的“读者参与、作者主导”的实时互动的富媒体化学术传播“生态圈”，为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服务”。

(二) 扩大数字化传播受众范围的现实之需

随着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研究的跨学科、多学科和交叉研究的需要，以及目前科研创新方式逐渐多样化，传统纸质版的高校社科学报影响力不断减退，受众范围也不断缩小。高校社科学报隶属于高校，一般是高校内二级非法人单位，基本都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因此，在经费方面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学术期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5]。特别是由于高校社科学报的受众群体以“用户粘性”较强高校师生以及本校科研人员居多，受众群体较为单一。在数字化时代高校社科学报的发展、提升进程中，尽管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但受到外界的冲击力度相较于其他“自负盈亏”的学术期刊来说较小。在“温饱有余”的保障下，更不能“不思进取”，如何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提高自身的学术话语权和显示度就显得尤为重要，让学界都能听到“学报声音”也成为当前“第一要务”。新时代高校社科学报编辑部亟需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融合出版进行数字化转型^[6]，选题策划中AI的应用，可以帮助高校社科学报数字化转型实现“借船出海”；利用区块链解决版权问题，在数字出版中延伸和发展传统社科学报的内容和品牌资源优势来“变道超车”；特别是强化高校社科学报编辑在数字出版中“政治引导”和“文化引领”的作用，突出社科学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独一无二”，强化学术出版的“阵地意识”。此外，在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借鉴科技期刊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优先出版、富媒体出版、语义出版、开放获取、按需出版等出版形态。通过全面应用新媒体和智媒体技术，高校社科学报可以吸引更多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科研工作者关注，加快学术文献的高质量产出，为高校科研和教学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三) 彰显自身导向价值的必由之路

在数字化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高校社科期刊在这一浪潮中不仅面临转型挑战，更承载着独特的“思想引领”和“学术引导”使命。与科技期刊聚焦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科技转化不同，高校社科学报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质，以其独特的文化遗产、学术生态构建、数字化互动以及与高校科研的紧密协同等方面的优势，在学术引导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明确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7]殷切期望。为此，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挖掘中，高校社科学报可以“扬长避短”组织系列专题文章，探讨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转化、传统艺术形式的传承与创新等，这种文化层面的深度挖掘与引导，是科技期刊所无法涵盖的独特领域。高校社科学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作为“先锋队”应勇于“冲锋陷阵”，起到“方向正确、内容引领”示范作用，增强品牌的辨识度，实现从封闭、单向的“学术象牙塔”向主动服务、实时互动的智能“知识共享平台”转变^[8]。利用QQ、微信、微博、博客或学术社群的留言区，及公众号、短视频、视频号和学术博客等社交媒体，精选优质论文，观点摘编和研究动态丰富论文的表述维度，不断提升高校社科学报的“学术影响力”和“文化指导力”。

三、数字化出版下的高校社科学报的传播障碍

(一) 传播主体边缘化，数字化意识不强

部分高校社科学报依赖于传统数据库平台(如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进行内容传播，这种模式虽能获取一定稿酬，但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传播潜力，处于“数字化”表象化阶段。例如，一些热门社科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往往先在各类新媒体平台上迅速传播，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之后才可能出现在高校社科学报传播平台上，这使得高校社科学报在学术传播的时效

性上明显滞后。调查显示,超过80%的高校学生和青年教师表示会优先通过电子数据库和学术类APP查找学术资料,而对高校社科学报的关注度较低。此外,社交媒体的兴起也改变了学术交流的模式,学术话题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能够迅速扩散,吸引大量受众参与讨论。但高校社科学报由于传播渠道相对单一,难以在这些热门社交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此外,我国高校社科学报普遍附属于高校,有国家专门拨款扶持,缺乏一定的数字化“迫切性”和“自我造血”功能^[9]。高校社科学报编辑多为文科专业出身,缺乏对数字化技术的系统掌握,存在“纸质期刊电子化”的惯性思维。在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编辑对数字化工具的运用不足,学术产品的“二次加工”与“精准传播”能力存在不足。

(二) 传播受众单一化,硬件设施参差不齐

据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近年来,发行量少于千份的学报机构占比超过90%。即便剩余的学报发行量突破千份,也多在1 000~2 000份区间徘徊,发行量超过2 000份的高校社科学报凤毛麟角。甚至,个别学报仅发行几百份,传播范围局限于体系内部的发行与交流。这种局限的传播范围,使得高校社科学报订阅量稀少,传播面极为狭窄,严重制约了其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从硬件设施层面来看,不同高校之间由于办刊理念与管理模式的差异,对高校社科学报数字化转型的推进程度也大相径庭。据访谈调查显示,A大学秉持现代化、电子化出版理念,积极加大对学报数字化出版的投入,配备了齐全的信息化硬件设施,如高性能的计算机设备、专业的图像与文字处理排版软件等,在数字出版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B大学,该校较为重视传统印刷出版,在数字化进程中明显滞后。在计算机设备更新、专业软件应用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计算机设备陈旧老化,专业图像、文字处理排版软件的普及率和使用率较低,严重影响了学报的数字化出版效率与质量。

(三) 传播内容同质化,编辑数字素养偏低

部分高校社科学报在选题上存在跟风现象,缺乏独特视角与深度挖掘,缺乏选题策划和学术内容赋予“高附加值”的“二次加工”,停留在“上网”和“上线”阶段。一些文章在研究方法

和理论运用上较为传统,创新性成果稀缺。学术内容缺乏知识的系统性,存在堆砌、雷同和千篇一律的问题。此外,部分高校社科学报栏目设置彼此抄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创精品佳作也是少之又少,致使传播内容同质化严重^[10]。尽管高校社科学报的编辑具备专业素养和高学历,但是囿于传统观念和自身学科特点的束缚,对现代网络化办公的主动性不强,特别是网络化办公意识薄弱。部分编辑缺乏数据挖掘和分析技能,无法通过数据分析了解读者需求、学术热点等,只是简单地发布学报文章链接,缺乏有效的推广策略,无法吸引更多读者关注^[11]。此外,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传播形式的应用上,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在制作电子期刊时,无法运用专业排版软件实现精美的页面布局和交互功能设计;在处理学术论文中的图片、图表时,不能运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优化,更谈不上融媒体的嫁接植入,语言、符号、资源等多模态的引入助推价值创造和内容生产重塑。

(四) 传播载体扁平化,编辑的数字化能力不足

结合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当人们对某种媒介信息、系统进行接触时,主要目的在于为了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因此,在受众接触新型的媒介和信息时,往往以更便捷地满足自身需求为选择标准,从而在多种选择中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研究方向的科研信息成为当前科研人员的刚需^[12]。结合高校社科学报来看,主要的传播活动在作者、编辑、主办单位范围之内,三者均为生产者,具体呈现出以“传导为主体”的“单向传播”模式。当前高校社科学报多停留在“PDF上网+官网发布”的初级数字化阶段,未构建场景化传播矩阵(如音频摘要、可视化论文、学者专访视频等)^[13],导致内容与Z世代学者阅读习惯脱节。编辑参加数字化建设及网络技术的培训机会偏少,自身的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大部分高校社科学报编辑部将大量的经费用于纸质期刊的排版、校对和印刷等,多数编辑仍固守“文字校对员”角色,缺乏学术策划和数字传播思维。对于“政策采纳率、公众讨论热度和网络传播广度”等数字传播力指标重视不足甚至产生排斥。

四、数字化对高校社科学报编辑工作转型的倒逼

(一) 编辑流程由“手工型”向“网络型”转变

编辑在进行选题策划的讨论时,可以采纳专家、副主编或主编和作者等多方意见,确定合理的题目和策划优质的栏目。另外,结合微博、微信、腾讯会议等“新媒体”手段加强作者与专家之间的沟通互动,及时了解和把握最新科研动态、成果,争取为作者和自身争抢“首发权”;或者在较为专业、前沿的选题之中,选取更加具有新意、创新性的选题,从而在高校社科学报内容的竞争之中占据较强的优势^[14]。高校社科学报编辑在进行编辑、排版绘图工作时引导作者在线投稿和修改,通过编辑手段的“无纸化”操作,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出版时滞。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借用专业编校软件,将多项工作做成“一体化”集成办公系统,提升学报排版速度和质量。使用在线编辑的技术,便于稿件的返修与设计,更加准确、便捷地进行校对排版工作。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把握学术热点跟踪学术前沿,提前布局,指导选题策划,利用量化软件分析“流量导向”的“学术爆点”。

(二) 出版形式由“单一印刷型”向“印刷—电子版并存型”转变

将信息化技术运用于传统学报内容筛选和加工之中,通过电子预出版、网络期刊免费索取和提供等多种形式进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走在了同类学报的前列,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大多的做法也仅仅是将期刊出版的形式进行“图片、音频、视频”的“电子版”转变,并未实现投稿、审稿、阅读、互动和传播的“一站式”服务。高校社科学报应把重点放在业务策划和专题组、约稿件上,突破“一校一刊”的思维局限,破除传统观念中专业性学科壁垒,摆脱“纸刊思维”束缚,利用优质数字化学术平台积极推动栏目由“数字单篇传播”向“数字专题出版”转型。新时代的高校社科学报编辑应从“单纯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复合”来重新定位,完成自身的数字化角色转换,跳出文本“修补匠”的狭隘范畴^[15],主动亲近学术、走

进学术,履行“科研的拐棍”“社会活动家”的职能并及时躬身实践。掌握绘制知识图谱的技术,打造专栏学者的视频号,引导作者主导传播,读者参与学术生产,做好优质论文的公众号并第一时间推送提高学术传播时效。

(三) 编校模式由“一”向“多”转变

随着5G、AI、VR、AR、XR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演变,各种动态图表、音频解说和视频推送不断涌现。传播主体身份“实名化”、把关人缺位、学术传播话语权失衡、本土化学术传播被遮蔽等问题日益突出。传播模式方面则表现出“多重自我的主动展现”“内容的限制性突破”“去层级的互动交流”和“唯SCI马首是瞻”等功利化学术传播导向应及时纠正。当前高校社科学报不得不做出改革和应对,由原来的“编辑”中心模式,逐渐构建“读者、作者、专家、编辑”多中心的模式。在数字排版软件、在线投稿系统和内容管理系统等逐步实现由“一”向“多”的模式转变,从而坚守内容质量,撬动数字技术杠杆,实现传播效能最大化。

五、高校社科学报应对数字化挑战的策略

(一) 加强高校监管和引导,为数字化建设“保驾护航”

我国能够进行数字阅读和生成的电子期刊种类繁多,特别是相互之间由于文献格式的不同,存在着“不兼容”现象。高校作为社科学报的主管、主办单位,应按照本校实际情况和数字技术“赋能、增值”要求,借鉴新闻出版局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整合本校的出版社、期刊社(期刊中心)和校报以及信息化中心、计算机学院或信息工程学院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建立“柔性人才池”,成立“数字报刊实验室”。经费比较充足的或者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大学社科学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可以聘请技术专家成立专门的学术期刊数字实验室^[16]。这不仅不会浪费资源,而且对资源进行了优化、重组和配置。比如,统一网上支付手段、在线投稿、修改、发录用通知和费用报表的自动生成等。目前高校社科学报数字化建设应“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技术手段

怎么层出不穷, 还是应坚持“内容为王”, 避免“为数字而数字”的技术陷阱。例如, 利用二维码技术, 将纸质刊物与期刊网站进行有效关联, 既可使读者方便快捷地进行访问, 也可丰富文章多媒体资源(图片、视频、音频), 印刷的纸质版本之外可以增加超文本内容、动态影音等文本表达形态。新型数字化学报与传统纸质学报可以“双管齐下”, 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真正实现基于内容生产“聚合”, 逐步成长为“发掘、抓取、整合”信息“聚变”的二次提升。制作论文的短视频, 实现从PDF文档进化为可交互“知识单元”, 实现从文字加工能力到“学术热点IP”“孵化能力”转变。

(二) 凸显学报编辑部的组织主体, 为数字化建设“就地取材”

未来的高校社科学报数字化传播范围的扩展, 应在内容整合、传播方式、增值服务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 建立属于自己的“作者圈子”和“学科矩阵”, 有针对性地发布专题组稿启事, 提前做好专题策划。积极吸取国外成功的数字期刊创办经验, 建立相关专题的技术支撑团队, 条件允许的高校还可以成立专门的“研究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结合“两微一端”, 创建“用户体验工作坊”, 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独一无二、多样化的“融媒体”标识体系。此外, 适时更新实行动态管理, 并“就地取材”利用“微信”“公众号”“腾讯会议”及时跟作者取得联系, 利用视频方式面对面演示论文清样校对过程和环节, 通过“共享桌面”的功能让作者可以直接观看编辑修改视频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将“编辑加工”“清样校对”和“作者修改”非常繁琐的日常工作“三合一”, 以提升工作效率, 实现从原来的封闭式的“同行评议”到公众知识的“市场检验”的转变。编辑作为办刊主体应主动作为, 实现从“文字标点加工者”向“学术产品经营者”转变。利用可视化的数据手段, 开发信息密集的“轻量化”学术产品, 为作者提供学术热点、网络合作和精准服务。

(三) 创新编辑信息管理模式, 为数字化建设“草船借箭”

利用“第三方数字平台+定制化开发”, 发

挥“期刊采编系统”的聚合功能和“模块化”便利优势, 加强对采编系统的“二次开发”运用。在高校社科学报网站或者采编系统中建立“更新信息反馈系统”和“论文在线评论”专栏, 反映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 发掘知识的意义, 创新研究范式。编辑应“主动作为”把自己从繁琐的“文字校对”中解脱出来, 增强自己的“数据叙事”能力, 把对于论文文本的“格式审查”转变为“增强出版设计”, 实现从“内容的生成”衍变为“内容的加工、传播及发行营销”, 及受众关系的维护和开放。实现专家审稿数据库、稿件数据库管理、稿费计算等自动统计处理和生成表格, 加快稿件处理速度, 不能继续“坐等靠”“被动约稿”, 应对学术论文进行“专精深”的“信息筛选”和“数字解构”, 将相似性检测、主动推送、“高位架结”学术网及面向广阔互联网世界的“自动关联”和“链接互通”。强化对于“一线编辑”的“数字营销”专项培训, 进一步提升高校社科学报自身品牌创新能力。在核心产品(论文)的基础上打造“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 重构知识“生产-传播-消费”的全链条。发挥高校社科学报的“独特性”, 从不同的维度辅助高校科研工作, 使其成为思想创新的“策源地”和意识形态“主阵地”。

(四) 拓宽学术内容传播受众范围, 为数字化建设“开疆拓土”

目前高校社科学报还属于泛众传播的类型, 呈现出“小、弱、散、全”的形态。因此, 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经费”, 加大对作为“第二梯队”“弱势群体”的高校社科学报数字化建设的投入势在必行。对高校社科学报编辑的要求逐步提高, 由“专业性强”逐渐转变为“专业与综合能力”样样强。工作内容也由原来的“单一”对稿件加工, 逐渐变成对稿件“全方位”管理、跟踪、甄别、研判、应急直至出版, 实现从“经验依赖”到“数据驱动”的数字转型升级; 高校社科学报如果能借数字出版的“快车道”, 开设“研究快报”“成果综述”“学术短波”“专题笔谈”“课题前沿”等, 实现从简单“内容加工”转向学术“生态运营”; 将本校知名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和心得在学报封二、封三作一些介绍, 进行内容“深加工”和延伸产品

的“二次开发”,变“泛众传播”为“分众化传播”,变“学科守门员”为“跨界链接”的“信息源”,其中包括了智能推荐、多模态内容、跨平台整合等。特别强调的是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不应丢失学术的核心价值,更不能丢失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挂帅”“文化引领”。

(五) 细分学报内容传播渠道,为数字化建设“再借东风”

即便技术在不断更新迭代,对于高校社科学报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个性化”的内容,是其价值、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例如,王学典教授强调:“《文史哲》杂志最难得之处,就是能敏锐地回应国家和民族重大需求,70年来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社会转型期,都能够发挥独特人文引领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为特定科研工作者提供“量体裁衣”的科研信息乃至“解决方案”,满足其个性化服务和私人定制需求的重要性。但是,绝大部分高校社科学报还存在涉及多个学科、覆盖面广、内容繁杂且学科特色不明显的弊端。新时代高校社科学报如何合理利用数字技术打造“学报+学科”传播矩阵,将内容“劣势”转化为“优势”,将覆盖面广的“缺点”转化为“优点”,如社交媒体平台、预印本服务器、学术社交网络等,进行整合和升级。例如,利用微信小程序建立移动端学术社区,或者通过 ResearchGate 等平台扩大国际影响力。根据科研人员的兴趣所在“精准推送”所需内容的“私人定制”,将整篇或者单篇核心观点按照特定的层次进行分解或是碎片化处理,有效解决“散”的问题。构建区域技术共享平台(如西部学术云),以“为我所用”的思路来提升知识服务和内容呈现的能力,实现 HTML 全文在线阅读与微信公众平台的融合出版,“融合出版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借鉴“结构化数字摘要”“数字化阅读中的用户体验”等做法,提高科研工作者获取信息的效率。

六、结 语

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二次开发”,使其功能和效用最大化是对当前高校社科学

报“边缘化”的有力反拨,也是在学术刊的海洋里做精、做好、做强“轻便灵活、功能多样的”高校社科学报类“驱逐舰”的现实需要。“困而思变”“弱而求强”,新时代高社科学报应借助数字化的“东风”“扶摇直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5月9日在给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所强调:“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7]作为高校学术期刊发展“重要一极”的高校社科学报,在新时代应“有所作为”,具体来说,高校社科学报网站的更新速度要快,力求做到“稳准狠”地进行有效传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网站的数字传播效用。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网站建设为例,设置了专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版)》【在线优先出版】”,维护更新及时,信息功能较为全面,传播效果自然也十分出色。此外,结合微信、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网站上专门设置了“新书快读服务”“手机听书定制服务”等特色专栏,都是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的做法。高校社科学报以本校的资金、学术资源优势和信息现代化研发水平为核心,对于公众号、视频号、短视频、抖音等进行大胆尝试。如《苏州大学学报》系列公众号,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各种功能一应俱全,搜索导航功能十分便捷。同时,还要抓住国家扶持的机遇,尽可能地拓宽传播渠道。以 OSID (Open Science Identify) 为例,这是一款以二维码为基础所开发出的集出版和移动传播于一身的强大媒体技术,“借力打力”部署智能“增强出版”工具,完成 XML 结构化转换提供“HTML+PDF”双格式在线阅读,与用户画像系统的绘制,最终形成跨学科、跨平台的“学科矩阵”,国家新闻出版署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已经针对该项技术,为学术期刊行业创立了 OSID 开放科学标识计划资助项目,属于一项公益计划。总体来看,高校社科学报的渠道细分与数字化建设,本质上是学术传播范式的革命性跃迁。通过“精准识别受众—智能适配内容—动态优化路径”的技术闭环,不仅能突破传统传播的物理边界,更能重构知识流动的社会网络。这要求编辑团队掌握“技术敏感度”与“学术判

断力”的双重能力,在守护学术本真的同时,练就驾驶数智技术能力,释放思想传播的潜在能量。未来的学术传播将不再是单向度的知识传递,而是演变为多元主体共创的思想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 谢鸣. 大数据时代高校学报数字化转型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6, 27 (9): 957-962.

[2] 毕道慧. 数字化时代学术期刊编辑能力提升路径探析[J].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 2024, 37 (2): 79-83.

[3] 石易文. 融媒体环境下高校学报的改革转型之路: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 12 (1): 28-30.

[4] 刘钊. 媒体融合视域下高校学报转型发展的思考[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20, 40 (6): 272-275.

[5] 张莉. 媒体融合中的高校学报转型发展[J]. 中国出版, 2020 (9): 21-24.

[6] 刘欣. 媒体融合背景下大众文化类期刊数字化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 青岛: 青岛科技大学, 2021.

[7]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N]. 人民日报, 2021-05-11 (20).

[8] 乌丽娜.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高校学报的发展策略研究[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20, 18 (2): 141-143.

[9] 汪凡云, 何京平, 龙怀中, 等. 利用数字化建设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的实践与思考:以《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9, 30 (4): 375-377.

[10] 张雁影. 高校学报“两微一端”传播与应用[J]. 中国出版, 2019 (14): 53-57.

[11] 陈世华. 传播中国学术好声音:高校学报“走出去”战略研究[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4): 143-147.

[12] 崔国平. 论高校学报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J]. 出版发行研究, 2018 (6): 67-71.

[13] 李文娟, 朱倩, 尚利娜, 等. 我国自然科学综合类高校学报微信公众平台传播影响力提升策略[J]. 科技与出版, 2018 (6): 123-126.

[14] 孙永泰. 高校学报网站传播实效性的问题及优化策略[J]. 编辑学报, 2010, 22 (1): 58-60.

[15] 顾青. 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上海大学期刊社的实践与探索[J]. 传媒, 2022 (10): 14-16.

[16] 孙永泰. 高校社科学报数字出版与网络传播:困境与破解[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1, 32 (8): 1007-1015.

The Dissemination Dilemmas of and Resource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in the Digital Context

SUN Yongtai, CHEN Mengyao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contex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a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academic journals,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explore new models for “convergent media” and “intelligent media” dissemi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methods. Among them,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ditors has become the key variable constrain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The editors’ cognitive bias towa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cognitive barriers formed between traditional editorial and proofread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nsufficient ability of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in editing, data mining, and intelligent academic evaluation have all hindere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disseminatio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should strengthen university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to safeguard digital construction; master intelligent editing methods and innovate editor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ls; enhance the “high added value” of journal content through “post-processing” and “subsequent dissemination”, and expand the dissemination channels to play academic leading and evaluation roles; construct a “digital thinking” paradigm to achieve a cognitive leap from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to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build an intelligent “academic community”, innovat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 cultivation model.

Key word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digital literacy; academic communit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张永汀)